

天鹄

副刊

对于世界的理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诠释。每个人身世不同、境遇不同、角度不同，必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在众多的答案之中，豁达和悠然，令人心境辽远。倒不是一定要追寻到什么，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深刻地感悟到了什么。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在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人，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在复杂的生活之中学会荡开一笔，用常人无法理解的“傻”和“愚”化解一个又一个曲折，以内心的安宁独守抵抗尘世的纷云流走，恬淡地生活，平静地面对。

壶口

□ 孙建伟

他本可以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却在组织需要的时候，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地抛弃安逸选择艰辛。等到一把年纪，有人问他远离都市、落户边陲而且一辈子籍籍无名，后不后悔？他淡然一笑，哪里都一样，有什么好后悔的！这份豁达与坦然，让人想起云淡风轻、云卷云舒、云开见日的人生图景。我试图揣测他的内心波澜，偷偷观察他的日常生活，他随遇而安，笑对生活的态度不由得让你相信他的回答来自内心。他没有强迫自己违心说话做事，他用表里如一抵御生命违和。自在其中，自得其乐。

他是一个话语很少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着，独自体会内心的风云。但他又是一个不吝话语的人，在教育下一代上“啰哩啰嗦”。坐上饭桌，他会适时提醒你，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大声说笑，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夹菜只能夹自己眼前的菜，不能随意扒拉，要珍惜粮食，把碗里的饭吃到一粒不剩，要体味农民的辛劳与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书学习，他会不失时机地开导你，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习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做人做事，他会不厌其烦地嘱咐你，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无愧我心。他还有一句口头禅，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夏季，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他骑着整洁如新的自行车下班回来，一只手控制着车把，一只手拿着用绢包裹的水果，笑盈盈地告诉家人，路过市场买来的，给大家打打牙祭。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拮据的年代，每天晚餐有一点水果可以惦记着实令人兴奋，家人们囫囵吞枣地吃完以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期待下一次。他看着家人们喜气洋洋的样子，无比满足，默默把手绢洗干净晾干，准备明天继续派上用场。我有时在想，他为什么不带一个兜子哪怕是一个小兜？手绢能装多少东西？难道是怕费事抑或是怕费钱？这些疑问终究没有搞明白，思来想去，或许与他做事的风格有关，克制、隐忍、不贪利。什么东西刚刚好就够了，饕餮和无节制与他无缘。

他每次吃饭都要喝上一小杯白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几钱的容量，多好的饭菜只是一小杯，然后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后来才知道，他在大兴安

岭修路的时候，肩膀被涵管砸到过，落下了手臂无法抬高的毛病，一到下雨阴天或者季节变换肩膀就会隐隐作痛。他喝酒纯粹为了活血化淤。长期的习惯也没有培养出酒量，他把喝酒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他从来不吸烟，也与其他不良嗜好绝缘，在一些人眼里难以控制的嗜好，在他眼里就是风轻云淡的存在。他对于欲望的控制，得心应手，欲望对于他而言仿佛一页薄薄的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欲罢不能、欲退还进。

他把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做起事来甚至不近人情。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支援边疆建设的时候，他从沈阳进修学习一回到哈尔滨，就马不停蹄赶到边境小城组建新厂，整整忙碌了半年时间才委托同事借出差的机会把家人接过去安顿下来。当时没有房子就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分到了一处很小的房子一家六口才算真正有了落脚的地方。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家人吃过榆树皮、草籽、干白菜叶子，尽管这样，他看到别人没吃的，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手中仅有的小豆送给人家充饥。在拖拉机厂做厂长的时候，自己的自行车上点机油都要主动交上几角钱，对于他而言，贪公家一分钱的便宜都不行。有人不理解，还有别有用心者，秋天分秋菜竟然把挑剩下的分给他，他也从不说啥。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本来一户人家下去一个就可以，他却让两个儿子同时赴青点参加劳动锻炼。

在亲人眼里他又是一个有温情、担责任的长辈。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的外甥女因为家境贫困，早早地辍学做童工贴家用，他知道以后连夜坐火车从外地赶到工厂把外甥女“解救”出来，并自己出钱资助孩子继续读书。外甥女因为舅舅的出手相助才避免了失学的境遇。长大成人后，每每谈及舅舅的恩情她都要失声哽咽。在她人生最为关键的时刻，舅舅挺身而出，帮助她渡过难关，她怎能不感慨万千。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作为男丁中的老大，他始终把姐姐和弟弟家中的大事小情放在心上。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侄子考上大学，也是那一辈人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专门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侄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机会，努力读书，争取更大的作为。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

拿出钱来资助孩子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他的侄子也不负众望，后来一直读到博士。多年以后，他的侄子从海外归来，早已是物是人非，提到故去多年的大伯伯含泪热，不停地念叨，大伯是个好人，大伯是个好人！

人生修行有时是一条十分崎岖的道路，但有时又是那么平坦笔直，生命的繁复与简洁，全在于你用什么样的视角审视谛悟。在外人看来他清心寡欲，缺少俗世的乐趣，但并不寂寞，总能把自己安放得很好。拉拉二胡、唱唱京剧，写写毛笔字，读读书看看报，安安静静似乎是他的独有符号。他常常一个人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若有所思，思绪绵长。我有时也不能明白，他的内心是平和的，他的眼神是安定的，可是为什么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徘徊？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建构？是用平静的泥水一砖一瓦垒砌起来的人生高楼？还是用豁达的钢铁搭建起来的岁月灯塔？或者是用豁达的木架撑起的时光长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无比宽广，又隐秘而幽深，他能活在没有撕裂没有忧愤没有怨艾的内心，足见他的坦然与豁达。他活在自己自洽的世界里，哪怕别人无法理解，也能够笑呵呵对着自己的皮里阳秋。他是幸福的、安谧的、普通的、又是坚强的、执意的、豁达的远行者。他在他的世界里耕耘收获，也在凡人的旅途上踩下深浅不一的脚印。他随着他的躯体逝去而远离，也在他的亲人回忆中日渐清晰。他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就像这个世界的风雨一样，真实地存在过，又悄无声息地消失掉。不需要缅怀，也不需要纪念，如风去云来，寂寞长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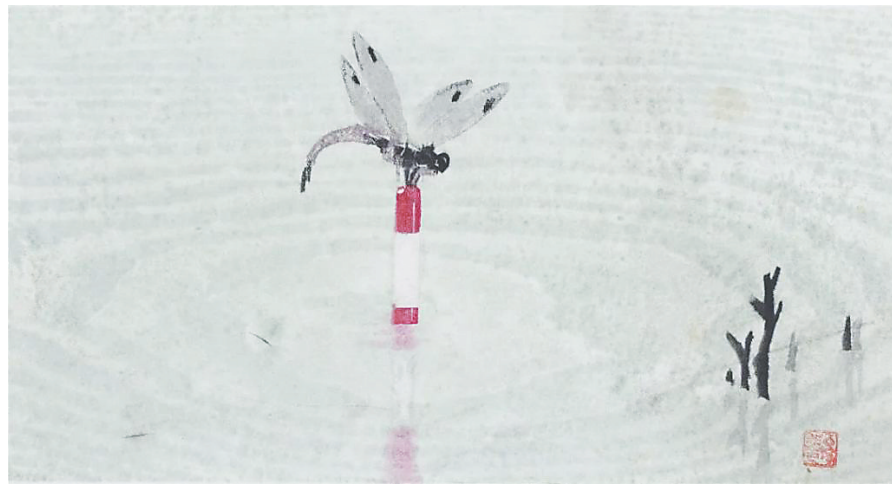
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时日不多，他给岁月抑或给自己写下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这辈子过得很开心也很快活，他感谢他的老伴相濡以沫的陪伴，感谢子女尽心竭力的照顾。心境平和的他，把“无愧我心”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在生命波澜起伏的画卷里，他没有被欲望奴役，而是让欲望留白，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上问道内心，用微笑面对蹉跎，用清澈抵御浑浊，一步一个脚印跨过生命之河……

他是我的姥爷，山东蓬莱人，上世纪50年代从哈尔滨来到密山工作，直至离去。他的名字叫包智，一位慈祥而平凡的人。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江新闻APP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田园垂韵》版画 姚才

黄河入海流

□ 闫浩

那时候的黄河是从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时候，李白与岑勋和元丹丘两位好友登高宴饮，借酒放歌。三个人就这样，在盛唐的天空下，在离黄河不远的一座山上，成就了绝佳佳作。

那时候，我和同学们穿着统一的服装，站成理想中的样子，在幕布徐徐拉开之后，把一部关于黄河的声音之书，快递给台下的每一位观众。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一个小剧场，美丽的音乐老师如往常一样坐在钢琴旁。于是，一条幻想而又现实的黄河开始流淌在她的指尖。那时候，我们在音乐里歌唱黄河，我们从那些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词句里认识了黄河，记住她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我们歌唱她的宽广与澎湃，歌声里的往昔一点点伸进耳朵，沿着世界的躯体游走，然后，慢慢渗入骨髓，直到把黄河歌唱成所有人。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殷承宗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声音。我可以从他的琴声里听见来自黄河的风声、雨声、马蹄的哒哒声以及波涛的怒吼声，即使没有看见过黄河，也能听出她的苍凉深沉和悲壮昂扬。当最后一个音符停止，掌声响起。这漫长的，短暂的，一分钟或一小时的掌声，只要你在听，就一定能听到掌声最深处的黄河，了解那些清晰的历史和丰富的感情，不至于像倒持的望远镜那样越看越远，直到看不清黄河本身。

后来，我终于得偿所愿，看到了殷承宗先生演出的一些影像资料，也听过很多其他演奏家的版本，有些盛赞，

有些凋零，但都不是我最初听到的。殷承宗在1970年首演那个版本的味道。而当我开始抚摸“味道”一词的时候，黄河正在从我的视野向大海消失，大海在我的视野之外，却在黄河的视野之内。

这时候，一路奔流不息的黄河来到了东营，用匍匐的姿态与滔滔海水深情相拥，黄色的河水遇上湛蓝的海水，交汇之处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延伸到遥远的大海深处。这时候，一簇簇翅翅蓬蓬染出黄河诗意的颜色，一杆杆芦苇用飞絮装点着黄河多彩的梦想，而鸟的羽毛也开始在不远处忽明忽暗，振振有声。

曾经看到过的一张照片，就在这时候毫无征兆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照片上，年轻的诗人们站成一排，挽起裤脚，手拉着手，在黄色的河水里笑着，他们的身体生机勃勃，他们的笑容干净坦然。这是一次关于黄河的诗歌笔会，第一站在兰州，最后一站就是东营。

那么，是黄河借助诗人们的笔在吟唱自己的纯粹和坚毅，还是诗人们从黄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柔弱和感伤？我们栖身的这个世界过于喧嚣、茫然和尘土飞扬了，而黄河就是那些非比寻常的瞬间，她携带着泥沙毫无杂念地直奔浩瀚澄澈的大海，她用最简单的旋律，达到了形式和内心的完美。

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那时候我只在电影《黄河绝恋》中看到过黄河，看到过壶口瀑布的影像地址。在这部影片中，用美丽的爱情和对光明的向往进行的访问，在一个个画面里完成了抵达，从而让我对黄河保持了长久的感情：美丽的秋天，纯真的年代，以及从旧时代向新世界的奔赴。我知道，这是一部我可以看一辈子的电影。我喜欢壶口瀑布的绝妙，喜欢《夕阳山顶》这首曲子在黄河上漫过时的凄美摇曳，喜欢简单美好的爱情和舍身奋战的坚毅。我知道，它或许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部电影，却是和我最有缘分的一部电影。果然，当我再一次看完

《黄河绝恋》走出影院，路过不远处的一个报刊亭时，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曾经反复出现在我书信里的名字，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悄然走散的名字。当这个名字沿着时间的规律再次映入眼帘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宁静站在壶口瀑布边张开双臂时那个绝美的身影。

回到家，我又一次找出了所有的信件。我发现，它们被我保存得很好。我把它们摊开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阅读。不，确切地说，是这些书信反过来在读我，读我的一举一动，读那些愉快或心酸的秘密，读夜色里无处遁形的欲言又止。那时候，剔除了白日里噪音的喧嚣之后，许多故事都在夜的静谧中疯长。

那时候，在壮丽的壶口瀑布，雄浑的黄河水喷涌而下，“就像一个壮士，在风尘仆仆的途中痛饮一碗烈酒”，然后继续以后的征程。而我却在饮下这杯酒以后，与书信里的那个名字渐行渐远，远到他可以随时站在黄河边去看“黄河远上白云间”，而我只能借助地图上的蓝色线条去想象“黄河入海流”。

尔滨之恋

erbinzhilian

哈尔滨我的家乡

□ 刘文田

每当我引吭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时，便心潮起伏格外激动，因为我对家乡哈尔滨情有独钟，哈尔滨的冰雪让我绝处逢生，获得新生。

据说在我高祖父那辈曾经出了三位进士，作为男孩的我自打一来到世上，便受到家里的厚爱。严冬时节怕我挨冻，缺乏生活常识的父母便把屋子烧得热气逼人。可万万没有想到，适得其反。由于屋内空气闷热，我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因此，自打那时起我的身体就十分羸弱，甚至有的大夫说我活不了长久。

有一年，连降大雪。小孩子好奇也好动，每当瑞雪降临，我便趁家人不备，跑到院子里同小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亦乐乎。常常是手脸通红，满头大汗。直到家长找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雪地回到家中。家长的初衷是怕我受寒感冒，可正好相反，我不仅很少感冒，而且平安无恙。家长见状，便放松了监管，因此我便可以尽情地雪中撒欢儿嬉戏。

多年后，高出母亲一头的我与母亲徜徉在大街上时，邂逅了曾经预言我活不了多久的大夫。惊诧得大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探问“长生妙方”时，我们如实告之，是雪中运动。打那以后我对“雪”格外垂青，以至于对“冰雪”特别热爱。

伴在欧式八角楼前，让人壮思腾流流连忘返……

哈尔滨的夏季让人终生难忘，尤其是水上运动会的盛况更是令人心旌摇曳。100多年前，哈尔滨已经是一座中西合璧洋气十足的大城市，中国第一座江上游艇俱乐部诞生于此。哈尔滨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内陆城市里最早开展水上运动的城市之一。1910年，松花江上举办了“竞赛会”，竞赛内容包括赛艇和汽艇比赛。1912年以后，江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江上游艇俱乐部，从此揭开了划船、划艇、帆船等水上比赛项目的序幕。当时有十余个国家参加。1928年松花江水上运动发展更进一步，运动会上不仅有俄罗斯交响乐团的演奏，而且有中国人表演的京剧和民乐，为1937年哈尔滨航业联合会等单位在松花江上举办划艇比赛打下了坚实基础。哈埠虽然比不上大连、青岛、广州、上海等沿海地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可是却是全国内陆城市最早开展水上运动的城市。难道不值得自豪吗？不值得热爱吗？

哈尔滨不仅有旖旎无限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有光辉灿烂的历史。《太阳岛上》这首歌的优美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把“东方小巴黎”哈尔滨描绘得多么神奇旖旎；冰雪世界壮丽的景观把“东方莫斯科”哈尔滨书写得多么多么奥妙有趣。

时至今日，哈尔滨的冰雪世界让人难以忘怀，因为她带来了欢乐、幸福与健康。

松花江水滋润了我；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了我；冰城夏都的风情陶醉了我，叫我怎能不爱她——故乡哈尔滨。



《尔滨之恋》版画 50×60cm 1999年 刘君